春秋左氏傳補注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七　　吳　沈欽韓學

六年傳長相優　優謂優假饒益之

子罕善之如初　服云子罕不阿國法亦逐渠彌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舉射其門罪在樂舉之罪而後善樂舉是為其私柔吐剛者其志矣傳故著之明春秋之義善惡俱見按子罕宋之政卿雖逐子蕩何患禍得乃賜惡之義抑心狂果是國之大命而人得扶持之而執政為虛器矣服不知其正杜說謬

堙之　晉孫子注距堙者踊土積高而前以附其城通典攻城法于城外起土為山乘城而上即孫子所謂距闉也

棠人　一統志棠鄉在萊州府平度州東南通志棠鄉在昌邑縣南八十里廿

棠社

（萊）通志萊子城在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

（遷萊于郳）通志郳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六里

七年辛于（郳）路史國名紀盟會圖疏云郳侯國在慈州按慈州今山西吉州

迂遠

（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祈穀之後即擇日而耕郊特牲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生民疏箋意亦以正月為郊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為正后稷高辛氏之冑郊必正月是郊以祈農事在耕耤之前也

（公登亦登）公食大夫禮公升二等賓升注云遠下人君也云餘亦不敢拾

杜注曰今子不復寡君一等是其證也

垂地）虞不能初刻地于郭忠忽佩觽曰垂地之地含脂反蛇是遇反臆也

衡而垂地必折）言垂地含臣常度當順行無愧違者此容美衡不順理損後垂地自得必至毀折也衡指頭于之不復魯君垂地指頭下之垂慢容

八年傳）子國怒之曰）爾非外徵者下子產忠于鄭君子國謹怒之曰大介異于人臣而均于主：則明能聽汝不明將亦汝聽之而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于群臣離于群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往危已也又且危父矣循杖文遠及身覆蓋而此傳謂子產之離而傳謂之謂杖文篇事實本木拔不入者果而則于此

楚師違遠糧食將盡）史記李左車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

纖齋選詩

悉索敝賦 謂諸集解孔曰賦兵賦也小司徒注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于公邑及三等采地賦猶不止乃徵兵于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等皆出于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輸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成元年疏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之不足取遂之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又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之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悉索敝賦亦謂總徵境內之兵也

不皇啟處 按古人坐席皆跪膝故啟寧兼著膝處皆寧也以坐是跪故詩傳訓啟為跪李巡曰啟小跪也以別于危跪不遑啟處猶云不遑坐處

九年傳)用馬于四墉)校人職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注王巡守過
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漢書溝洫志上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然則
祈禳之事皆用馬雖用馬四墉此域障神之濫觴
相土因之)紀年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丘漢五行志相
土代閼伯主火星宋其後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
國亂無象)言國無道極亂則天不復出妖變也說苑君道篇楚莊王見
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于山川曰天其忘予歟
遇艮之八)劉禹錫集易九六論夫艮之隨作之不動數遇八也餘五位皆九
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為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為占艮之六二曰艮其
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為東宮實幽也還此為不利故復變而占易以說

子宮也何則卦以少為主蓋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以之其卦觀之占斷之
既類是而變占定例即決以內外之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體不吉而更
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云者蓋以設也故穆姜終死于東宮與艮舍
耳而杜元凱于此注以為雜用三易故有遇六之占非蓍極之理也
艮之隨 注疏曰隨內震外兌是動而得說之象也反體為蠱互蓋和
所謂女惑男者以擬穆姜之為人之甚類矣又互體乃艮為巽艮止巽入之
而止焉其占皆不能出彖辭無咎于穆姜乎何者而史之慰之諂阿姜者
而為之諱也或謂艮之隨為隨之艮信如此說則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艮六二
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又皆不可出之象明矣
隨其出也 隨初九爻出門交有功惠氏周易述疏帝出乎震故當爲出初

爻在坤故為交震方伯之卦當春分春分在卯說文曰卯象開門之形二月為天門故震為開門隨于消息為二月卦故史云隨其出也以此

固在下位 虞翻曰隨家陰隨陽惠云婦人當陰之例居下位謂六二

不靖國家 惠云靖讀爲静婦人體坤當安于承天之正則亨今故坤亂故不可為亨

作而害身不可爲利 坤為身為害

棄位而姣 棄位謂之之失位不正故不可為貞服讀姣為放放之故乾鑿度曰佼易立節或作傲姣佼字本通易林訓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虞氏易述云崇效天五卑法地二穆姜自言弃坤之正位而效乾之佼易也杜訓姣淫之別名此野文也

斬行栗 惠云鄭風東門之栗毛傳栗行上栗也按釋宮行道也周語列

樹以表道

𨙸子嘉 說文孔通乞从子乞請子之候鳥乞至而得子嘉美之也古人名嘉

字子孔

濟于陰阪 水經注洧水又東逕陰阪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為參辰口襄

九年晉伐鄭次于陰口口者亦邑也參陰聲相近傳寫之謬耳統志陰阪

在許州府新鄭縣西

閏月 杜預云此年不得有閏月疑閏月當為門五日衍莫陰難杜云按長二

十年經日今五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二年云閏月取前城並不

應有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

為門五日也蘇寬云杜為長歷十年十一月後置閏既十年看閏明九年無閏也杜弟據杜預長歷設自偏排日月為解詁之用本非魯歷十年之閏亦其臆造何知魯閏不於九年而必在十年置閏乎杜自以十年置閏而于此年閏月不可通斷改為門吾旨其思慎読處可見衛氏之雅深中其病而蘇寬以杜解杜斷無所伯也

冠而生子禮也）高誘淮南記檜注國君十二歲而冠之而娶十五而生子被文王十三歲生伯邑考十四歲生武王前此故事故云禮也

先君之祧處之）舍注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于祖考之廟中

祧俾請施舍）鄭師注云施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

祈以幣更　管子四時篇除神位祥禱解祲劉績注說文千仲春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疑此乃幣更誤按高誘注更代也周禮女祝注杜子春讀祲為更

十年會吳于柤　水經注京相璠曰柤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山東通志偪陽在兗州府嶧縣西南五十里柤即今泇口一統志西泇水在嶧縣北六十里即古柤水　水道提綱西泇河源出費縣東南山兩源合而南流百三十餘里入江南邳州界　方輿紀要泇口鎮在邳州西北九十里　杜預云吳不救子反而強也劉炫曰吳子親自柤吳即是子反若與鄭伯之類六國人稱之耳

鄅人　杜預云鄅邑魯縣東南莘城是也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縣南六十里輿地志云鄅城西界有闕里曲尼丘山此莘城應是鄅城之誤釋文無音可知也一統志鄅城在曲阜縣東

南鄙志云東十里有西鄒集與郰某〻故名鄒者別水經注謂郰國叔梁之
邑孔子生于此者誤也
抉之以出門者）服云抉撅也謂以木撅抉縣門使舉之下容人出也杜以為是慎
大為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淮南道應訓孔子勁杓國門之
關又主術訓孔子力招城關高誘云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踏舉之皆此
郰人紇事〉傳誤也關楗也服謂以木撅抉之門關即木撅也
以為櫓）孫子謀攻篇注李荃曰櫓楯也以蒙首而趨城下杜牧曰櫓即今之所
謂彭排教剎書劉岳龍傳以牛車為櫓即與狄虒彌此事同蓋今牟
不備器械借以禦矢石也呂覽貴直論趙簡子攻衛屬于犀蔽犀櫓
之下是櫓固以革為之小戎詩所謂蒙伐有苑蘇詩者以蒙為雜羽似非

以成一隊）杜預云百人為隊楊直與司馬穰苴曰五人為伍十伍為隊一說五人為列二列為火五火為隊五十人有頭是一隊不得有百人也狀既稱執棒拔戟以領此一隊史記孫武子以吳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是也

楚丘）即曹之楚丘

請以桑林）莊子養生主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釋文司馬云桑林湯樂名經首咸池樂章也呂氏春秋湯以身禱於桑林注桑山之林能興雲作雨也

題以旌夏）夏雉羽也尚書傳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周禮樂師職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鄭司農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此題以旌旄即先鄭所云皇舞也廣雅釋親題額也其形略非常故晉侯懼杜訓夏為大大旌非舞人所能持也

納諸霍人〕一統志霍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東南一名霍人

師于牛首〕即開封府陳留縣之牛首城

尉止〕水經注引圖稱曰陳留尉氏鄭國之東鄙弊獄官名也鄭大夫尉止之邑一統志尉氏縣屬開封府在府西南九十里

子駟當國〕當國謂爲大政其次爲聽政則與聞政事而不能專也如魯季氏則當國而仲氏孟氏爲聽政漢之大將軍霍光王鳳爲當國而丞相御史大夫則聽政也宋平章事與參知政事亦其次也杜預乃云攝君事是著十九年注云簡公尚幼故大夫當國所謂言偽而堅也

以位序聽政辟〕服云鄭舊世卿父死子代之子孔欲權改之使以次先爲士大夫乃至卿也按襄十九年傳子產請立爲卿服說是也若如杜預解則有

國之常法何須為戰書乎子產鑄刑書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實

約束已定求之詳也

晉師城梧 隋地理志滎陽郡滎陽縣有梧桐澗

至于陽陵 漢功臣表傳寬封陽陵侯 案陽陵在今許州西北

夾潁而軍 注城陽當作陽城 水經潁水出陽城縣少室山 一統志潁水自河

南登封縣流入許州府為州北又東流分為二一東經新鄭縣南長葛縣西南

南流經府城東北又東南流逕臨潁縣北一東南流仍曰石梁河經府城西

南又東南流經臨潁縣東北又東合潁水東南流入陳州府西華縣界 據此

夾潁之常在新鄭長葛之間也楚在南晉在其北也

其誰來東底乎 解詁所出也 詩音經曰底通作祇何人斯云俾我祇鄭箋祇安也安之

為正也杜訓原為至于來義後
下而無直斷何謂正矣）劉炫曰七年傳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晉新王朝之
獄乃以下正上置子若在下而無直忍何以謂之為正也勸宣子使心正按炫言
非也瑕禽言王叔之黨居上伯輿之黨居其下若使在上者恃勢得直為下
者雖有理而不得直則何以謂之正直為正乎此言兩造之無直此所宜子聽
冠子追逃為萬賤之直不能捷一貴之出此之謂和
不能舉其辭）小宰注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釋名契刻也刻
識其數也按其數則訟之契書
十一年齊世子光）杜預云世子光至復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梅生慈先
世皆以為光至先歷猶有傳文先其後何所據不乃使光先于宋為將起

識簾巽之著

左宋上野君以爲此經擇舊文采錄亦無義例

公至自會）杜預曰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侵伐按上經所言伐鄭何謂不果

侵伐言至自會者與會于蕭魚相接也

逵五父之衢）山東通志五父衢在曲阜縣東南五里水經注在魯東門外二

里

不入者使征）按三家既各分一軍則徵發兵役皆出于所領之軍所謂役邑

入者也無征于軍調之外無征也其不在軍行者主供公之租稅而已既不

供兵役則使其征所謂不入者使征也杜解不近人情季氏已三分公室何用

驅之

師于向）水經注長明溝東逕向城北城側有向岡一統志向城在開封府洧

川縣西南縣志在縣南大隗山北洧水所經訛為上城又名莘城

次于瑣 一統志瑣侯亭在許州府新鄭縣東北

于濟隧 水經注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合宣濟水兼澤中

北流至衡雍西與出河之濟會斯蓋滎播河濟往復逕通矣

晉侯以樂〻半 周禮小胥注云鍾一堵磬一堵謂〻肆〻樂〻半則鍾八磬

八鄭注小胥云諸侯〻卿大夫半天子〻卿大夫如賈公彥云以天子卿大夫判

縣〻一肆分為東西

庶長鮑 續漢志注劉劭爵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商君為政備其法品為

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其第十爵左庶長十一爵右庶長十七爵駟

車庶長十八爵大庶長

戰于棫 方輿紀要棫陽城在西安府臨潼縣北三十里渭水北或曰即古之棫

邑拔濟自輔以之濟渭水也

十二年圍台 山東通志台亭在古鄆城之南古鄆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北七十里

遂入鄆 水經注闞駰十三州記曰魯有兩鄆昭公所居者爲西鄆在東平壽

魯莒爭之語之東鄆指東鄆在沂州府沂水縣北

吳子乘卒 杜預云不與盟而赴以名劉炫云杜五年注曰凡其盟遷不以盟

告廟今云不與盟自相矛盾服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

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故著乘聲同

今蘇州事國人猶然

傳 師于揚梁 水經注睢水又東逕揚亭北京相璠曰今睢陽東南三十里

有故揚梁城方輿紀要在歸德府商丘縣東南三十里

臨于周廟禮也 杜氏但言臨同姓于廟為禮據檀弓云兄弟吾哭諸廟奔喪云哭父之黨于廟是也其文王廟得立以否其是非人人知之左氏固不諱也刻激不循事端而輕議左氏非也

十二年 取郜 山東通志郜城在濟寧州南五十里元以城內

傳 小人農力 廣雅釋詁農勉也 魏了翁讀書雜鈔農力乃農用八政之農農厚也左注缺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金縢乃卜三龜一襲吉偽孔傳習因也疏云習則襲也襲是重衣之名因前重之故習為因也釋文謂不習則增絕句非也言一句讀從祖果堂先生曰此蓋先王之故事因楚之伐鄭不利在下故修德故援此言設卜征謂卜伐因尊楚故以上伐下之名歸之注云巡守与本事合

于

佚嬖而廢其佚 殺稀置也言釋良實嬖置其佚于位則感楚楚患而自

怨廢其君大夫陷己于楚則楚楚斷之臣無有左右良實心自絕楚楚以牽制

從事事吾吾心為楚計不二甚乎

十四年 舍兵于向 此當為吳地方與紀為向城在鳳陽府懷遠縣東北四十五

里

衛侯出奔齊 公叔傳俱有術字似師妄加也春秋嗣縣高氏曰人臣逐君

而奔而其君則是臣可逐其君矣不可以訓故不名衛侯而以抑強臣存

大義也家鉉翁曰春秋以自責而文者著人君失御之戒而以林父為是而

嬖逐其君也按林殺心術邪也故註春秋之言宋者胡安國去祖母華

謂之桂也解此說與杜預同

傳 于瓜州 元和志沙州古瓜州地漢武帝元鼎六年分酒泉置敦煌郡

前涼張駿于此置沙州武德五年別于晉昌置瓜州西至沙州三百里瓜州

今安西州治沙州今安西州之敦煌縣

被苫蓋 此苫蓋亦非茅蓋乃即韋槁也桂海虞衡志瑤人蠻人畫被夜卧其上

貴賤今有一種苫此類也

及涇不濟 元和志涇水在京兆府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經東南流入涇陽縣經

縣南七里又東南入高陵縣界水道提綱涇水源出平涼府西北境笄頭山

東南流至高陵縣西南之上馬渡與渭水合曰涇口按元和志謂秦人毒

涇上流在涇陽縣

至于棫林 方輿紀要世本鄭桓公居棫林一作咸林今華州 按 元和志

過長安城西北自池陽縣界入棫林不得在華州華州無澤水也當在涇陽

攝也 附有司徹少牢禮 司宮攝酒注更洗益整頓之士冠禮再醮攝酒注攝猶
整也則攝是更新之義

甯惠子食 鄉飲酒禮主人戒賓注戒警也告也此亦不食大夫禮盖至蒞而
謂賜食于君前也

射鴻于圃 寰宇記開封府浚儀縣鴻池衛獻公射鴻于此按陳留郡之浚儀
春秋時為宋地不得云獻公射鴻于此處

歌巧言之卒章 巧言變雅也據此則三百篇之詩無不可歌墨子歌詩三百
之言非虛語

盟于丘宮 杜預云疑孫子故盟之按此時獻公以棫林又將作亂故與結盟以接

前矣明己無他心豈是不知孫氏之事而後私要盟乎

公如鄆 山東通志鄆邑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即鄆州故城也

于阿澤 水經注河水于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右歷柯澤襄十四年敗公徒于阿澤者也方輿紀要阿澤在東平州陽穀縣東

鄆人執之 服云執追公徒者公如鄆故鄆人為公執之 按服杜解皆非也鄆人叛公故為孫氏執公徒之奔逃者

無告無罪 杜預云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 按定姜亦第言其告之非耳婦人不與外事未必禁之使不告也

厚成叔 禮記疏引世本云魯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為厚氏魯語文公欲弛郈敬子之宅韋昭注郈敬子魯大夫郈惠伯之後主孫敬伯同也魯世家季

氏與郈氏鬬從廣曰一本作厚世本亦然此厚成叔釋文云本亦作郈音后

觀表有郈成子孔叢曰漢書古今人表作厚成子

增浮發洩 釋名浮浸也浸浮旁入之言也釋詁浮大也言積浸淫淫然而發

洩洩于于迎君

以鄭寄衛侯 玉篇滎陽東鄭城齊滅之

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禮記緇衣注云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疏引

服虔注以為逸詩蓋毛氏詩不立學官故服以為逸詩非服不知有此詩也

十五年劉夏 方輿紀要劉聚在河南府偃師縣故緱氏城南十五里

圍成 山東通志成城在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長歷以為八月丙戌朔按隋志劉孝孫推合丁巳朔元

志姜氏云七月丁巳朔食失閏大衍同今歷推之是歲七月丁巳朔加時在
晝去交分二十六日三千三百九十四分入食限

傳官師從單靖公 祭法注官師中士下士也按左傳單劉並稱不應單為三
公劉乃庶士且劉夏初見春秋將來命之猶從士服耳

蒍子馮為大司馬 按疏則杜預以子馮為叔敖之子刊本作從子誤

十六年于湨梁 水經注湨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春秋會于湨梁謂是
水之堤梁也一統志湨水自懷慶濟源縣西南東流經孟縣北又東南入河名
縣志俗謂之白泃水

傳改服脩官 通典五服變除云斬衰三月而葬哭男子受以六升布為縗
裳七升布為冠纓帶亦如之婦人亦以六升布為連裳七升布為總小祥而

縛莊縛中衣此所謂改服也若杜預則除喪易喪故終一說者也

為喪故也）釋傳喪以主兵者荀偃也鄭伯又直書叔老會晉荀偃則是

鄭伯與諸大夫等喪未見尊卑故先書會鄭伯傳言為喪故解經先

鄭伯之義杜預釋解義取皆卑大夫得會鄭伯識舉之注以杜謬誤辟

射左義此杜預之失也春秋本主尊事或書以會某國君或稱大夫會某國

君義取在我小是元尊故無所嫌

戰于湛阪）水經注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山下為湛浦水之北山有長坂蓋

即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也一統志湛水在葉縣北三十里自汝州寶豐

縣流入界東入許州府襄城縣界紀要云入于汝水

十七年邾子牼卒）按傳曰前年晉人執以歸此書卒者晉人尋赦之也

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山東通志桃聚在齊寧州東北六十里郡國志任城有桃聚又桃鄉城在兖州府汶上縣北五十里四汶口之西南漢縣屬泰山郡故徙于此鄙則此乃桃鄉縣非下縣之桃墟杜預謂也滕縣東六有桃山坡城与桃墟皆魯之東南

傳 飲馬于重丘 一統志重丘城在曹州府荷澤縣東北通志縣東北六十里

於父為屬 周禮序官司屬注犯政為惡曰屬

師自陽關 一統志陽關城在兖州府寧陽縣東北通志在泰安府泰安縣東南六十里

以杙抉其傷而死 說文作弋橜也以杙乃劉子樹書通作杙莊子人間世椐祀而上者祖猴之杙者斬之

鐵琴銅劍樓藏書

盧門）河南通志宋城南門曰盧門

澤門之皙）詩疏引作皋門之皙釋文本或作皋門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圓黃滜滜音澤則澤誤為滜注家乃音滜為澤荀子王霸篇睪牢天下而制之馬融廣成頌皋牢陵山列子天瑞望其壙睪如也注音皋又成皋縣韓策史漢皆是成皋續郡國志作成睪然睪是皋之誤東觀記成皋令印皋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印長吏印文不同然睪字為四下羊則因睪字蓋漢人相沿之誤故皋睪互易而此澤門孟子云魯君之宋呼于垤澤之門趙岐云垤澤宋城門名是此澤門紀要括地志宋東城南門曰澤門作皋非也

親執扑）尚書鄭注扑榎楚也扑為教官為刑者錢大昕曰古無扑字設

木部朴訓木皮鄭鄉射禮注朴所以撻犯教者蓋古人止用木皮撻人以

為教笞之刑其物即名之曰朴後人緣朴有撻義遂改從手九經字樣扑

從手部則廣雅之誤或即此字廣元度之手　廣五經文字作扑後廣雅從手

晏嬰麤縗斬）按雜記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如士服士為

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如士服鄭注引此傳唯卿為大夫此平仲之

謙也言己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

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細焉則屬于麤也然則士與大夫

為服異者有粗衰斬枕草矣惟大夫以上乃能備儀者物士以下則以臣服君

之斬衰為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為其母與兄弟以恩人所為行

也疏之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即麤也按喪服疏衰疏傷注之疏

猶麤也此謂受服之人較麤不如新衰之尤至亦謂衣布之粗細也鄭以不在

為麤杜故以過之為麤稿惜雜記与此傳誤亦正禮然謂貴而可薄其親

固与短喪之說相表裏則毋寧鄭義之賤而不能盡其情為愈也若其正

禮則齊斬之情鍾鄉之會曾子孟子固云自天子達也豈有貴賤之別哉

寢苫枕草 杜預云枕由非喪服正文据喪服正文士寢苫枕塊杜預誤以

為傳耳賈公彥疏喪三升枕塊據大夫已上大夫達子為士得行大夫禮者正

士則枕草衰則縗三升半成布三升晏平仲為其父服是也

惟卿為大夫 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晏子在齊非卿故給是說晏子雜若

載此事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駁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

也夫殊其實則彼時卿大夫往往託于兵革使問之事而不得表喪晏子

之為之甚遠者非不及也与雜記皆異矣

十八年傳）于長子）水經注濁漳水東逕長子縣故城南周史辛甲所封之地方輿紀要長子城在潞安府長子縣治西南

梗陽之五尋）一統志梗陽故城在太原府清源縣南今有清源入徐溝縣

衛策語平陰）水經注濟水又逕平陰城西杜預云城在盧縣故城東北非也京相璠曰平陰在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也一統志平陰城在泰安府平陰縣東北通志在肥城縣西北六十餘里

防門廣里）水經注防門去平陰三里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通志長城鉅防在肥城縣北十五里自平陰故

城南起晉侯離此建長清縣境太山記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經太山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齊記齊宣王乘山嶺之上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築防以爲長城據此則長城起于戰國然管子輕重篇有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是桓公時已有之矣舊屬平陰今入縣境自防門起東逕五道嶺又東逕長清縣南之長城鋪循泰山之陰又東逕歷城縣南之長城嶺又東逕萊蕪縣北之長城嶺與章丘縣接界又東逕博山縣南之岳陽嶺鳳凰嶺度岳陽山又東逕臨朐縣南之大峴山又東逕安邱縣南之太平山又東逕莒州北之高柔山轉而南繞浯水循卧牛城度高華嶺又南逕諸城縣南之長城嶺度雷石山又東逕膠州南之大珠山迄于海（大珠山在膠州東南六十里）郭邦按管子

所指長城即從泰山[illegible]

因加功乃延袤至海耳長城征防即此塹防門也

齊侯登巫山 一統志巫山在泰安府肥城縣西北六十里肥城縣西

北七十五里有孝堂山即齊侯望晉師處

疏陳之 淮南道應訓知伯圍趙襄子于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高誘注疏

分也二百人為一隊分斯隊半擊之司馬法定爵曰凡陳行惟疏

兵惟雜

烏烏之聲樂 孫子行軍篇烏集者虛也

班馬之聲 屯卦六二乘馬班如虞翻注班躓也馬不進故班如矣讀如盤桓

班馬之聲義當如此又釋言般還也郭注引傳作般亦謂盤旋不前之意

遥音旋或音環杜預注班別延傳

鞍馬于隘以塞道）元和志隔馬山在齊州長清縣東南三十五里鳳沙衛塞

道後因名隔馬山

衿甲面縛）說文衿衣系也玉篇衿亦作紟結帶也釋名衿亦禁也禁使不

得解散也故杜預云不解甲是謂以甲系縛之

克京茲）通志京茲在肥城縣東北境

克郜）一統志郜山在平陰縣西十二里

及秦周伐雍門之萩）呂覽搖勉篇齊達子帥其餘卒以軍于秦周高誘注秦

周齊城門名也列子湯問篇韓娥東之齊過雍門鬻歌假食高誘齊策注雍

晏子[illegible]見人到雍門之楸

門齊西門名也說文艸部傳萩即楸字齊民要術萩楸二木相類白色有角

生子者爲梓或名子楸或名角楸黃色無子者爲柳楸亦呼荊黃楸

新其槄以爲公琴 釋木櫬梓郭云今梓楸也青梓也櫬槄聲同故槄材中琴初集韻杝槄同通作梓說文杝或作椸管子地員注椸音春小雅疏引郭璞注似梓曰椸槄梓漆相似如一說文釋傳字書杝木似梓出蘇頌本草圖經梓木楸木形類大抵相類但梓木實而葉者可散楸木疏而氣臭此人呼楸爲山梓寇宗奭本草衍義世以爲梓而木身大其材疏直者爲梓其有表茂而木身小幹多迂曲者爲楸業嘉釋云木實而葉者有風眼爲者謂之梓木疏而氣臭無風眼葉者謂之楸如上所說梓木不中爲琴材且兩書杝釋梓杝係名材不得以梓爲類類集韻杝槄楂自一類爲梓者非也恐亦以琴瑟也頌云五古字通

焚申池之竹木 水經注云京相璠杜預並言申門即齊城南面第一門為申池

左思齊都賦申池在海濱齊藪也按近等遂考古此矣方輿紀要書

蓋文徒宴庭者于申池左右沖以為昭華池也

門于揚門 連云呂氏春秋齊桓公死蓋以揚門之扇高誘云揚門之名也齊東

云揚門齊城西北門

門于東閭 呂覽貴直論齊有狐援已不用見言不斷之東閭

將圭郵棠 即棠鄉詳見前

及濰南及沂 一統志濰水源出沂州府莒州東北流入青州府諸城縣界沂水出

蒙陰縣北東南流逕沂水縣西又南流逕蘭山縣東郯城縣西又南流入江南

邳州東分為二支西南流入運河其正流南入駱馬湖亦達桃閘灘水俗曰淮河

紀年遺三

經譙城縣北折西北流又經濉縣東境又北至易邑縣城東南又東北入海口淮河

一

侯楊豚尹宜 林堯叟云楊豚邑大夫名宜 杜從范本侯二字屬莊王 新代晉侯豚

尹觀焉疑楊豚尹是楚官名

治兵于汾 水經注穎水歷因丘城南 故汾丘城也 一統志在許州府襄城縣東北

次于魚陵 方輿紀要魚齒山在汝州東南五十里

城上棘 水經注穎水又逕上棘城西 一統志上棘城在許州府禹州西北

次于旃然 水經注索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 即古旃然水也 濟渠水斷汲溝

惟承此旃然之派 受旃然之稱 鴻溝水盈 因溝楚王指水爲斷 一統志

索河源出滎陽縣南 北流逕縣東 屈而東逕河陰縣南 又東合京水東經

[illegible]

滎澤縣南逕于賈魯河

晉靡獻于班渠 方輿紀要晉靡城在河南府偃師縣東南四十里一統志靡氏城在許州府禹州東北

梅山 一統志梅山在鄭州西南三十五里與新鄭縣接界

多死聲 周禮太師職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詔吉凶注鄭兵書曰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服虔曰北風夫鍾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吹律而言歌風者出聲曰歌以律是候氣之管氣則風也故言歌風 杜預謂吾北楚南以律管試兩國軍聲鄭注引兵書正謂商則戰勝軍士強羽則兵弱少威明不必如服之用十二律杜之論八風也惠言氣則風是也

十九年于祝柯 直志祝柯在濟南府長清縣東北境晏某之長清縣北之齊
鎮北有故祝柯城
取邾田自漷水 一统志述山在兖州府滕縣東北一百里漷水發源于此漷水
在縣南十五里即南沙河也紀要漷水南流至三河口合于薛河北沙河在縣
北十五里西南流合于漷水
晉士匄于柯 一统志柯城在東昌府內黃縣東北
城武城 直志武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北此南武城也
先吳壽夢之鼎 杜預曰以璧馬為鼎之先 按錦与璧馬聘賂之常禮以故
以吳鼎為之將 其意惠云馬乃定賓[illegible]以馬為先馬不上堂必得先之
荀偃癉疽 [illegible]

[illegible]

男有穀瘅女勞瘅酒瘅說似又言黃瘅之病當以十八日為期治之十日以
上瘥反劇為難治也瘅而渴者其瘅難治瘅而不渴者其瘅可治

生瘍于頸 臺柢寒熱病項部有癰疽者死又曰癰疽發于頸名曰
夭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內熏肝肺十餘
日而死矣

大夫稱伐 文心雕龍銘箴篇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
也呂望銘功于昆吾仲山鏤績于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勳于景鍾
孔悝表勤于衛鼎稱伐之類也

諸子 此通為內官之名不必子姓之女說別見哀五年

奔高唐以叛 水經注京相璠曰高唐齊之西鄙一統志高唐城在濟南府禹

城縣西南通志在縣南五十里

使以行禮也)謂從柩車行也士喪禮疏明器于乘車之西記云薦乘車載旜

載皮弁服注云行之乘車在前道車槀車序從柩與綱練設旐注云此柩

葬乘車所建也然則士以上有柩車並有乘車隨行大夫已上更有遣車

也按杜預釋例以子鳩朱頊所賜大路皆是革路不路孔氏疏之並辭孝

存迴護其實非也王賜諸侯之卿不過夏篆夏縵耳何言中車所以孤

乘夏篆卿乘夏縵是天子孤卿之車往不謂諸侯之卿大夫也天子孤卿出

封加一等則有五路之賜夏諸侯之卿以有功特賜則比于天子之孤卿已為

加等非常之賜豈可復上于五路逼近人君乎以其加等之賜者特美其名

曰大路曰先路又有孤卿大夫之 別設其次曰次路覲禮偏駕不入王門注

從六乘罷乎以朝而請侯之卿乃有羊斟不與〻賜其從謀矣

闕師將傳）傳傅城而上四師謂齊師

廿年盟于澶淵）水經注浮水故瀆于頓丘縣北出東逕繁陽城南應劭曰縣
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公二十年盟于澶淵即繁淵也亦
謂之浮水故瀆漢志沛國杼秋有澶淵聚劉昭注引此年盟于澶淵註一
清曰春秋有兩澶淵襄二十年二十六年皆衛之澶淵也三十年會于澶淵
宋災故說文澶淵水在宋地為宋地劉昭所引者誤宋為衛矣一統志澶水
在大名府開州西南大河分流也一名繁水一名浮水方輿紀要繁陽城在開州
東南五里古澶淵也其後為繁陽縣黃河津要也李存勗王彥章行往之澶州
黃河在其南王莽河在其北樊城在其南戚城在其北

傳言不与氏同故也　傳但言睹保身之道懸之也杜預以爲深其遠者而
家族翁殺猪者氏爲不明經旨
廿一年漆閭丘來奔　續志南平陽有漆亭閭丘亭水經注今称漆鄉在縣
東北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杜云顯閭亦也顯閭自是別亭山東通志
漆城在兗州府鄒縣西境閭丘城在縣北境南平陽城在縣西三十里陵詳
纂例曰啖氏云凡以邑來奔叛者不言叛爲內諱也受叛臣非也故諱以示譏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元志姜氏云比月而食宜在誨傳大衍亦以爲然
六歷推之十月已過交限不應頻食姜說是
于商任　方輿紀要古任城在彰德府（任縣）安陽東南地近商墟故謂之商任顧
棟高云今彰德府安陽縣有衛商任地

傳）以下姑姊妻之）惠云公衛必非成公子公姑姊定是一人哉仲子姬氏則不謂
公之姑姊亦宜公之女凡成公同宗之女長于成公者皆可謂之姑姊哉仲云
君之姑姊明是一人姑如惠言即同宗之女長于成公者至此亦不復堪稱姑
姊者謂外姊妹者公姑之女也傳母姓故曰姬氏唐廿八外甥女嫁蓋猶謂
之宗女舊唐書契丹傳首領李失活以郡封宗室外甥女楊氏為永樂公
主以妻之奚傳首領李大酺入朝詔封從外甥女辛氏為固安公主以妻之
重繭衣裘）說文引之盛夏重襺云袍衣也以絮曰襺以縕曰袍按玉藻纊為
繭注讀今之新綿也
而不使）唐石經下添視寢二字此宋本無惠云王充論衡引有視寢二字按
年婦人謂之使也經注俱未備疏中有物插其畢所以小使名為才虎

也此謂杜陽邑之事

王之守臣 杜預云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守臣楊對天子而以其君稱同陪之

意亦若是理也宣子說叔向之不稱言詰以則言叔予尊之稱稽自下稽稱

假上命 杜預云司馬昭之時孟志魏主矣預哭武王王業諸侯之于天子曰某

土之守臣某

使司徒禁掠欒氏者 鄉遂都鄙皆司徒所掌

使候出諸轘轅 候候人如周禮候人為導 初學記引爾雅曰轘轅道凡十

二曲也 方輿紀要轘轅山在河南府鞏縣西南七十里

先王子鳴 御覽六百十八 尸子曰我如鬪雞勝者先鳴

非子為勇爵 勇爵猶漢武帝所置武功爵官名樂師之類商子境內篇

由亞尉拜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

廿二年傳 御叔在其邑 一統志御邑在曹州府鄆城縣東十二里今名御屯

焉用聖人 周禮疏何休膏肓云從左氏者曰春秋之去聖人孰能傳之御

叔謂武仲為聖人是亦猶孔子主箴之曰武仲之述聖人之道魯人稱之曰

聖御叔不說學見武仲雨行而徹之左氏傳之去亦御叔不說學不記武仲

聖與孔子同按大司徒職知仁聖義忠和聖在六德則亦有全有偏鄉飲注

義注聖通也又論語解釋義曰聞一知十曰聖 張守節史記正義楊子雲賦間 全藏詳前編作杜子美賦間 敬賓序

禮曰聖皆欲大行也

見于嘗酎 高誘呂覽注酎春醞也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

作酒八月成名曰酎按齊民要術作穄米酎黍米酎注皆以正月作七月熟

笨麴一斗殺米六斗用神麴餘笮一石米不過一斗糟酒色似麻油先能
飲好酒一斗者惟棄得升半飲三升大醉嘆人此酒更向能多少載
味之ˇ不語其後口美不能自節無不死矣其父母生張蒼之解為得之
以為口實 服之口實謂謐讓也搬口實猶之言話柄
黜官薄祭祭以特羊 黜官有滅者其家臣又宜老士士類與薄祭文相
對此謂黜綬綬受職也大夫常祀當少牢饋食禮
未盡祿而有馬數十乘 尚書大傳庶人不車單馬吏云荀卿子曰大功之立
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未盡祿而有馬士庶同于卿
殺子南于朝粲觀起于四竟 魯語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韋昭注
死刑大夫以上屍諸於士以下屍諸市周禮條狼氏誓馭曰車轘轘觀起

子四充用刑之酷也

請往于户子豹）廣雅釋詁子君也穀梁宣十年傳其曰子尊之也

君臣有禮惟二三子）言君臣各有其禮惟二三子而哉周禮鄉士刑殺肆之三日

卅三年邾畀我來奔）杜預云畀我是庶其之黨同有竊邑叛君之罪來奔者

書劉炫規過云杜謂庶其之黨庶其奔魯三年乃至其黨邾人即應討

之何因至今始奔庶其以邑來奔之人遂以賜之畀我不得效已竊邑之狀

獲何嫌焉釋例以畀我是衛今兩說自相矛盾愚按自來說春秋者皆緣

上邾庶其之事以相引擊皆非說也杜預亦為傳述不然同株連於黨又何

休之爲之罪乎

入于出次）上云復入則言狀已者盈先出奔晉後復入于晉故不言叛杜預言逆

之君弟不言叛夫反逆之罪猶不重于叛乎

次于雍榆 水經注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逕雍榆城南襄二十三年救晉次

雍榆者也明統志雍榆城在大名府今屬衛輝府濬縣西南四十八里

傳晉悼夫人喪之 杞孝公姊為後者悼夫人喪之自如期也

禮為鄰國闕 雜記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大傳從服有六有屬從鄭云子

為母之黨者服小記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鄭云謂其自為己之母黨故諸

侯絕旁期然其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國君者不絕其大功也傳曰尊同也尊

同則雖緦麻亦當服矣此傳言禮為鄰國闕樂以存其緦親又有悼夫人

喪之而不徹樂乎第舉禮為鄰國者而平公之非禮著矣杜預直以杞孝公之喪

鄰國之君則上文言悼夫人喪之何謂也

我實不天子吾殺焉 杜預云子吾天所啟故可因殺盈言吾身罪不當死則我自不為天所殺子吾所殺矣以激其不動已杜解非也

七輿大夫與之 服云下軍輿帥七人按杜于僖十年傳注謂七輿是侯伯之副車劉炫曰若是主公車則當情親于公不應共附欒氏

使宦者黑擐甲鎧 此亦援敵戰之例若因敵戰以為言則此固不待言何云黑擐甲鎧乎服同近臣侍御護君所服此仍為悼夫人之侍御故亦如其服服

右撫劍左援帶 帶綏也曲禮疏綏登車索少儀之僕者右帶劍負良綏之僕即御者也帶劍之注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上之御者劍右帶者御人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劍則妨于君故右帶也此左援帶者即少儀之負良綏也

隸也著于丹書 唐律疏議戶者前代犯罪沒官散配諸司驅使亦附

州縣戶貫賦役不同白丁官戶亦是配隸沒官惟屬諸司州縣無貫 六典都官郎中員外郎掌配役隸簿錄俘囚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 男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已上者以其年長命遠京邑配嶺南為城奴 一免為番戶 諸律令格式有言官戶者是番戶之總號非謂別有一色也 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年六十及廢疾雖赦令不該亦並免為番戶七十則免為良人凡配官曹長輸其作番戶雜戶則分為番 番戶一年三番雜戶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十六已上當番請納資者亦聽之其官奴婢長役無番也 每歲仲冬之月條其生息而閱其老幼而正簿焉 每歲十月所司自黃口已上並印臂送都官閱貌 按漢刑法志其諸為大逆者夷三族外死罪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 此不於十 城旦舂者 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 不律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以二歲 按漢制番戶與雜戶以下異

攝車從之　攝讀爲攝弓而馳之之攝抱鞍從步戰以退樂氏曰攝後乘車以

進逐　樂氏曰攝車猶超乘

胠　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閒注皆陳名

胠閒聲相近

取朝歌　方輿紀要朝歌城在衛輝府淇縣東北

入孟門　水經注北屈縣之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爲河之巨阨一統志孟門

山在吉州西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流按其地去朝歌遠非此孟門也史記

吳起傳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則孟山在其西

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魏策謂左孟門右漳滏吳師道引索隱在朝

歆東北出孟門即太行之支麓矣

登太行 方輿紀要太行山在懷慶府北二十里又西北三十里曰太行陘陘之一

於熒庭 水經注 洽水 棠水出西逕熒庭城南 一統志熒庭城在平陽府翼城縣

東南七十五里

戍郫邵 一統志邵原關在懷慶府濟源縣西百二十里

封少水 水經注引京相璠曰少水今沁水也 一統志沁水源出沁州沁源縣東北

羊頭山西南流合水經河水道提綱云出沁源縣北之綿山東穀嶺北西南縣

西岳陽縣東沁水縣東東南經澤州西北玉陽城縣東南流經懷慶府濟

源縣北之太行山傳言封少水蓋在濟源與太行山近者也

以東陽之師 通典潞州 [illegible] 平府山在其東 遠東地在太行之陽故曰東陽 方輿

紀要廣平府及冀州為晉東陽地按東陽有四案二年晏弱城東陽哀八年吳伐我克東陽是齊晉之各有東陽楚語蔡聲子謂子木曰諸東陽之盜殺之韋昭曰東陽楚北邑則楚之東陽與晉為四也

北面重席 玉 及旅而不以組 鄉射禮主人戒衆賓後大夫來有遵者席于尊東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云不去加席言大夫再重席正也又燕禮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此以賓無加席故燕禮卿辭重席明非君在前則得重席藏往以重席待博子明其為卿之遵從鄉禮也新尊禁洗如士冠禮再醮攝有司徹司宮攝酒更新之類也燕禮卿大夫皆脫屨就席主人乃戒士于西階上所謂大夫舉旅行酬而後戒士也鄉飲酒禮云既旅則士不入明士入當旅酬節也旅而不以組以士禮待之明其不得祠爵

使與之齒 與旅者子姓兄弟為賓也按特牲饋食禮設堂下尊之後兄弟之子舉觶為旅酬此旅而召公鉏正當其節即悼子設席自在堂上而旅酬之人堂上無位公鉏胡然與悼子為異乎杜預自未見古經故以意妄說

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呂覽召類篇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

孟氏之御騶 說文騶廄御也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注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同稅）者也後漢書張讓傳注騶養馬人

奉擯立于戶側 于戶側南面而立尚書顧命所謂延入翼室也檀弓司寇惠子之喪文子扶適子南面而立拜士喪禮未小斂主人坐于牀東西面眾主人在其後小斂訖主人復阼階下西面位衆主人在其南惟有弔賓則鄉南

而對之即季孫至也此時尸尚在室故猶在戶側待季孫至大夫之表（[illegible]）

庶子不受弔謂為喪主拜賓則孺子秩不預其列故季孫至秩為在也（[illegible]）

美疢不如惡石 疢高誘呂覽注引作疢（全元起[illegible]石[illegible]書王僧孺[illegible]）

即鄭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

此砭字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針春秋美

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石砭石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也攜素問病能論有

病頸癰者或石治之或鍼灸治之（此似以石與鍼為二[illegible]）王砭注石砭石也又腹中論注石謂以石鍼開

砭之（[illegible]）攜素問有鑱針其大者為石針小者為鍼針也靈樞九鍼十二原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

營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于後世然則九鍼異論鍼針所用以別砭針殊（全元起[illegible]黃帝[illegible]）

鐵石疵 石之鏡 石其貴 也 鐵鍼代 之 [illegible] 石是

利哉氣質甚弱者所不能堪故云惡石大奇病論所謂身有病者宜用砭石所謂秦策扁鵲怒而投其石高誘注石砭所以砭弊血

所以砭弊人癰痛也此則用石針也王僧孺云知一而不知二杜預解泥乃兼數

疏遂引鍼氣禁石之類以證之宏學之推然矣乎哉

臧孫使正夫助之 鄉遂之正卒也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爲正攝臧孫爲司寇

犯罪者復作司寇之周禮司隸司圜所掌是也杜預以正夫爲隧正而疏云

臧氏孜學兼之真妄謬也

娶于鑄 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鑄城西左傳所謂鑄國也山東通志鑄鄉在

泰安府肥城縣南境唯舊志泰安州樓撰謂於山東之所作也

且致大蔡焉 高誘淮南注大蔡元龜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

外史掌惡臣 掌惡臣之書史簿謂所記虞父東門遂之事亦兼司盟之事也

所云氣啟血鑿者宜石而爲之以所謂用病其治者也

周禮司盟職盟萬民之犯命者鄭注所引臧孫紇事

作不順而施不恕）廢長立少為不順閔罍子丁狃為不恕王肅家語注云今此在

以常者順其事恕其施也

春秋左氏傳補註卷第八　　吳沈欽韓學

廿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元志大衍云不應頻食在誤條今歷推之五分不叶不應食大衍說是

傳　范宣子逆之　勝注當云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

為御龍氏　一統志御龍城在許州府臨潁縣北十五里

豕韋氏　續志東郡白馬有韋鄉寰宇記隋置韋城縣金廢為鎮今在衛輝府滑縣東南五十里

唐杜氏　方輿紀要太原故城在今太原縣治東北古唐國也杜陵城在西安府東南十五里周杜伯國也紀年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于杜

為范氏　山東通志范城在曹州府范縣東南二十里一云范武子采邑志云故豢

龍城也城誤為故一說孤存

象有齒以焚其身 御覽異物志曰從傳象牙歲脫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

將取者作假牙往易之覺則不藏沈懷遠南越志曰不示彩其主得乃已也服

讀焚為僨先師所傳有齒焚身職是故尔

侵介根 一統志計斤故城在膠州西南古介根邑漢為計斤縣屬琅邪郡應劭

有兩讀對互曰東西計斤通志在州西南七里漢志注莒子初都此後徙莒

次于棘澤 水經注京相璠曰長社北界有棘水其水東南逕棘城北左傳所謂

次于棘澤者也一統志棘城在許州府長葛縣東方輿紀要棘澤在開封府

新鄭縣東南

宛射犬吉 水經注溟水東南逕宛亭西鄭大夫宛射犬之邑也

已皆乘乘車　杜預云乘車安車　按曲禮注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　蓋古者
乘四馬之車立乘　此臣致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　庾蔚之漢世駕一馬而安
乘也　漢書田千秋傳年老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晉書輿服
志三公九卿以下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　他出乘安車　其去位致仕者賜安車
駟馬　然自漢晉以來始有安車　猶以優老為義　古人則男子無安車皆立乘也
惟婦人得坐乘　曲禮云婦人不立乘　則男子立乘矣　巾車職注云婦人皆坐乘
是也　此張輔之子受命致仕故賜蒲輪之典　又殊輜軿之義　何乃誤以帝輦皆為
輜輲　予按庾車是長轂　衛陳之車　乘車自其所常乘者耳
雖精而轂蹙　傳選曰將當為軨　惠云文選注引許慎淮南注曰軨將也　或是
古軨字有作將耳　方言軨謂之枕　郭璞曰車後橫木　棟

舒鳩人　一統志舒鳩城在廬州府舒城縣治寰宇記舒鳩城在縣城內

師于荒浦　方輿紀要黃陂湖在舒城縣東南十五里周八里許黃陂即荒浦之轉

齊人城郟　輿地廣記河南縣古郟鄏地周語韋昭註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瀍闕方兩水微有水于閒之穀水處出于王城之西而南流合于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郟之水經注京相璠曰郟山名寰宇記芒山在河南縣北十里亦郟山之異名也

不在程鄭　杜註曰升而不已安用吉君子居安思危有知禍之道程鄭小人之不足以及此直是器小福薄故有陵陽之志

廿五年同盟于重丘　漢志平原郡有重丘縣水經注引左傳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方輿紀要重丘城在東昌府東南五十里跨茌平縣界襄二十

五年同盟于重丘是也又重丘城在濟南府陵縣北五十里據此任注則陵縣之重丘是也山東通志重丘在德州東北境襄二十五年盟處也故城應在河間府吳橋縣境內

從風隕妻　坎之變為巽故曰夫大過本末弱故風隕妻

所恃傷也　惠氏周易述云三承四二爻變艮為石故困于石下乘二剛二難故為蒺藜非所據而據故據于蒺藜初至四有未濟象故往不濟

無所歸也　虞翻曰巽為入二動艮為宮兌為妻謂上无應也三在陰下離象毀壞隱在坤中死其將至故不見其妻凶也

驕以崔氏　禮運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

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言棠姜能不為崔子之妻何患于無冠賜人今在崔子

之宮豈可發在子之冠

陪臣干掫 詩傳干扞也 說文掫夜戒守有所擊也 按漢書李廣傳擊刁斗自衛李衛公兵法每夜巡探行者鼓弓一下坐者叩稍三下方擲軍號相應是干掫之謂也

而焉得亡之 晏子謂於兩節上言君非以社稷自取其死任社稷臣者不當從死也此言崔氏自積出惡戕君晏子天亡吾用以崔氏而死亡社稷言不待亡毛異子衆臣故不死其難如是則晏子不成怨謗忠義之道喪矣

將庸何歸 言此豈平常時之何適歸

以帷縛其妻而載之 婦人乘車 本有帷裳 詩云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所謂輜𫐄之蔽也此令本逃難非復常度直以帷傳縛藏妻而寘車中 說文轄

白鈔免借為差義

行反余中　方輿紀要余中城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南志云自臨淄西南至萊蕪有長峪界兩山間長三百里中通淄河土人其民獷悍不識官府為盜賊之藪

在氏例在公子牡郭　士冠禮注例姓牡也者偁曰例某注例席而坐章以注同牲牲餼食禮注例殺之一牲之脊禮注例為言者元路莊公之殯則謂有指者擲曰例之杜預全不知訓故

不肆　大司寇職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肆士師職大喪亦如之

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下車謂偶讀中本之服之下車遣車也以駕車者皆不納墳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惟遣車實墳故服以遣車當之既夕禮陳明器用器有弓矢之器役器有甲冑干笮是本有兵甲也

自六正五吏三十帥 若遇之一正有五吏為三十帥之長按五吏每卿之下五大夫也三十帥者與帥屬于軍將者也杜預謂五吏文職三十帥武職據唐明經有武冠猶不分文武之職酷吏傳所云文吏者習文法之事若功曹五官掾史等武吏者主劾捕之事若督盜賊游徼等何武傳同文吏先于儒者論衡程材篇儒生能為文吏之事文吏不能主儒生之學按文吏正與儒生相反非後世所謂文職也自三國鼎峙其為軍主者將老死士伍遂有文武之判擬漢制且不當況用世字杜預不學開口便錯

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淮南兵略隧路亟行輜治城大均衰軍器轉井竈通此句其之官也注隧道也司馬法仁本篇有令于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毀土功無伐林木當陳隧者謂不毀之者

郭御詁門 御與禦圉並通廣雅釋詁禦止也管子其禦之字皆作圉

陳侯免排社 免同周祖也排社主示將戰于社

旅陳之功 言鄭伍晉命得成功故拜謝

表請甫 廣雅釋詁請請也詩箋謂請讀也言作國之地多請讀故有達

轄訓言謂藏也

數疆涂 管子地員篇赤壚歷強肥注歷疏也疆堅也又云五志之狀麂芻
又壚注壚猶強也草人職強堅用蕡鄭云強堅強壓者與管子義同此
疆涂謂土性剛強變而則涂之直排山東變強此字當作疆加土者謂通與
屯田制云土救云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疆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一頭是
也杜預作強君知非也齊民要術有宜田民月令曰正月地氣上騰土長冒橛

橛株根可拔 記曰橛之言橛橛木長尺二寸攫尺只共寸 土各以土宜設上說橛株根可拔 蔿掩理土田之

規偃豬 周禮稻人職為其井匽鄭云匽豬謂偃下之地受畜水而流之者 池

按孔傳水所停曰豬此亦謂豬水之處作偃以受之偃隄偃字皆通用後漢

書董卓傳偃五隄以為捕魚注云偃謂於隄字作堰其字義同但異體耳

井衍沃 賈逵云下平曰衍有溉曰沃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也藪

澤之地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

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

九夫為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

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畝百為夫九夫為井 按賈氏此條約九等之大

較雖其授田有此判也孔疏駁以杜預不用賈逵按周禮授田不過三而當一不

衍有九當一些其蔽也揚管子地員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凡上土三十物中土三十物下土三十物是管子之書其別土分類更廣矣豎信十九有性

又以為何如也

濕于狂譆　狂譆聯聯也或是字焉誠

廿六年衛侯衍復歸于衛　杜預謂名與不名無義例非也如此則名於衛之義又安於其出也淹恤在外十餘年而不蒙懷思其入也臨人以利攸橫虐而已享其位者於不足取則亦名之而已矣張洽曰名衍與衛侯鄭殺叔武公子瑕

名之同意

頷之而已　說文引傳作頷此從師所改一切經音義廣雅頷搖也謂搖其頭也今江南謂頷納搖頭為頷傳亦謂笑人為頷　列子湯問篇巧夫頷其頤則

歌合律韓文領但接取也本同上其要大論注疏較年十州牙之下也非此義

戲之圍 方輿紀要圍城在大名府開州東

及雩婁 漢志雩婁縣屬廬江郡疑以廬江之安豐別置郡故稱屬安豐一

後志雩婁故城在光州商城縣東北

懿氏六十 在大名府開州西北五十里

鄭先宋不失所也 按趙武以適以而不書名其下則不獨于適士而向戌以不及期

自不書名鄭既不獨于適士又不失所故經獨書鄭良霄剽殺之此傳皆不足

信此左氏偏信者文采嘗廣列事類據實又安信由前敘未見孔子作經而經此條

亦不足信也 且敢意識之字所讀之書皆是寓人欺 然不必專與左氏也

弑楚之禾矣 見汲周書太子晉解

美而很　莊子漁父以釋文之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此依注漁父篇有很字

惠王惡而婉　內惡而外婉也美而很內美而外很也

夫不惡女乎　夫讀如字禮記夫之夫釋文音扶非

駢而共之詳　莊子天下篇跈駢而不舍楚詞疾世注亂耳為駢字林駢喹誰也

步馬者　廣教步馬習馬孫楯據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字不從馬據周禮廋人職教駣攻駒注教駣始乘習之也七依詩隲馬亦曰壓馬

班荊　周語注班分也言披分荊棘即坐晏子諫篇寡革而坐之杜預注罽亦

友世叔　指潛夫論交際篇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疏朋友世叔

杞梓　陸璣疏杞柳屬也生水旁樹如柳葉麁而白色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

鼓今安■供水寺魯閣泰山汶水逕徂徠也 趙岐孟子注徂徠柳根柳也

飫賜 此飫字當為餉讀長發稽古編曰餉飽也 已席切 左傳飫賜杜解飫者

饜廣韻亦云飫飽也後儒相承支以飫代餉而飫別之其義餉別并之其字

矣 龍龕集韻九御飫依據切說文燕食也又餉說文飽也民祭■或作飲餉

廣韻雖失之集韻仍自不誤 陳氏未考也

晉人與之鄗 羅泌云在柏南二里有故鄗城

克林 方輿紀要林亭在歸德永城縣西南故郟縣東北

晉人與之苗 方輿紀要苗亭在懷慶府濟源縣西

欒范易行以誘之 賈鄭皆讀易為變易之易 賓以行為道 欒為將范

為佐二人在中軍別將之兵 使欒與范易道也 范蓋誘楚欒以良卒從而

特之鄭謂為行中軍與上下軍為本位之中軍之本良故易之按鄭說是

也以中軍贏兵請之初本精本于上下軍故傳云中行二郤必克二穆也

以防叔向 注樂曰乍其祿扶此非向拂拭向上大夫蓋以上大夫處位舉

王使請事 聘禮及君使士請事註請問也問所為來之故也正手圖程

知其為聘來猶不敢必前事之有無或有他故來也故聘享成禮後傳云

若有言則束帛如享禮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主人使人與

客讀諸門外是也據者從及從請故往之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然則主

國之請事有二一是士請事于竟一是擯請事于廟門之次也此傳王使

請事則已在聘記擯者請事于次也

以虞丘書 一統志虞丘故城在曹州府范縣東南范縣志在縣東南七十

里義求保

襲衛羊角 山東通志羊角城在范縣東南二十里即鄆城之羊角城也邑与接壤故范志亦載此城

襲我高魚 水經注京相璠曰今廩丘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之交魚城 通志高魚城在曹州府鄆城縣南境高魚鄉

廿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元志大衍云十一月乙亥朔交分入食限大衍同今曆推之是歲十一月乙亥朔加時在晝交分初日八百一十五分入食○限

傳 叔孫与慶封食 聘禮大夫于賓壹饗壹食

託于木門 寰宇記古木門城在滄州清池縣西北四十六里衛侯弟鱄託于木門

蓋此城也大事表謂在河間府城西北三里參考諸書皆云在滄州城西北三里
秋桃爲誤也並晉時地未至渤海穀梁傳云縦約郟鄭未聞當在郟郟之境
公表之以從服終身 服之衰麻已除日月已過〔過〕乃制表而服是爲稅服稅服
服之輕者然所謂追服不知於何人杜以稅爲繐哉蓋是表服繐〔繐〕衰裳牡麻
絰既葬除之杜子語繐衰而環絰則繐衰服之至輕者同于弔〔弔〕服故鄭注云
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又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
陽有鄧繐然杜預言衰子鮮者誰也子鮮見存安可豫服書是盛子鮮之幸
痛寄子之亡爲繐衰之弔服于情未恨故特用繐衰服常之服以報稱死之
杜以爲畢生之痛亦人心所宜有之
惟御備百邑 疏經曰御備百邑者鄭志以爲邑方二里爲方栾別論詳皇

侯義疏亦指説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為三等各依其君國十分為之上公地方五百
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
采方四十里次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大采方三十里中采
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次采方十里小采
方五里男方百里其臣大采方十里次采方五里小采方二里半也凡制地
方一里為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者一則合十八
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其中大小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
者一或有千室是方十里者三有餘也按此傳祇論邑不論采社稷以一乘君
邑難配千乘之故非也陸稼書先生周官福田考云上公之孫食都卿食縣
子大夫食甸上士食丘中士食邑下士与庶人在官者食井侯伯之卿大夫食

如此之國也何以知之曰無命於侯伯之卿大夫士其命數皆如小國則其禄亦皆如
公國也衛男僖亦惟卿備百邑鄭志以為邑方二里是百邑即方十里之縣也
其計其地則三分去一田止六十四邑其百邑皆田則是猶之有加田者依卿所食也加田者
男自私獨田加子貴者也四里者不枉于五十里二十里者枉于二十五里者八分不治之遠猶
以具一而貴易取邦邑之百户鄭注之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
如之數也
又坊記疏十六作大 成去三之一即句也
以落為罪 東昭注藩籬落也不設藩壁六韜軍用篇山林野居結虎落柴
營漢書鼂錯傳注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落也
食言者不病非子之志也 此與上當作一事讀之言不信者必不棲杖食言者
不自以為病然使子不棲豈能為患杜解不了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故死 服虔武曰守字句絕杖因宋地以守上下左遠入

于宋者也痛因人人能致死于楚上云華貔其死者也貔當作鞞周桓數人因
鞞田注鞞什也什而田止又大司馬注鞞止也是什與止其義互言也
言違命之要以違之罪誅豹也魯疾之非也服云叔孫豹尊魯國不爲人私程以
違命見殺其于尊國之義得之據宋衛與魯事爲敵偶宋衛不聞請得于小
國而魯則自比于邾滕此大不能得之于晉楚徒屈命而又請强誅叔孫豹
豹事之亦尊國之體此其本使有功無罪然非獨豹之也其事他人固有行
晉之君矣仲孫湫請王子帶于周事畢不言叔孫子豹致辭樑于鄭事畢
弗致其君不以爲違故大夫出疆有專對之宜不必受命使皆然春秋稱去
其族者嚴君臣之敬恩夫不肯者依此以自專故爲之坊也杜預曲爲之說
以爲季氏之命定若君往來不得接一言又謂豹遂承大恉以顯弱命之君

然則宜順亦順矣代踐命求踐張匡再推測翻如希數豈近情理春秋推

見玉隆而反坐剝害擾之罪則實餅害之言左氏必不爲是誤也豹所以求

穿公命而違之故也

晉有信也 趙鞅補注曰周制以班爵為序歃血則先同姓從宣四年盟于

會次序本異也及是爭先歃血之先後耳其大夫之會楚國未嘗先晉

也宋之盟子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則當時人情可見況宋之盟諸侯推晉

曰兩屬往來嘗以事晉者事楚之雖駕晉先歃要亦豈違之楚先晉者

杜之孔子追正之非傳意也

楚為晉佃不亦可乎 小國執牛耳也推楚主之此楚小國故主楚為晉佃

漢末陳留太守張邈等起義兵討董卓臧洪以郡功曹登壇操血而盟則

史刺俗等雍實受辭亦其事也

蒙門之外 方輿紀要宋城東北門曰蒙門

請免死之邑 向戌請弭兵之功于君以為免死之邑可以免于死矣若以世封功臣有鐵券身免子免子孫免一死也呂祖謙曰左氏于前書弭兵為名既有以誅其心于後記其請邑之事又有以指其實真良史也

削而投之 乙書于策削去之也後漢書方術傳風吹削哺注云哺當作肺音孚廢反顏氏家訓書證篇此是削札牘之柿耳古者書誤削之故左傳云削而投之攷考工記築氏為削注削今之書刀也以致簡札所用故曰書刀趙志註釋毅以書刀自殺是也

生成及隨而寡 墨子辭過篇云拘女故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之

婦並謂之寡 按小爾雅廣義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〻夫曰煢寡婦曰嫠

詩老于崔 水經注濟水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崔成請老于崔者也山東通志崔氏城在濟南府章丘縣西北七十里大清河之濱邑志誤作新城再莫詳其所而鄒縣西北二十五里之古城爲崔城誤正之 按一統志亦上誤仍之未

崔宗邑也 唐書世系表崔氏出自姜姓齊丁公伋嫡子季子讓國叔乙食采于崔遂爲崔氏則崔宗邑[illegible]

廿八年春無冰 杜預注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按晉書禮志寧康二年七月間文帝崩再閏而通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曰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昭卒書閏月而言十二月者附正于前月也按此議禮之家所據以爲古左氏義每一年置兩閏之説也傳曰知失閏之故之于廿七年置一閏廿八年置一

閏閏月々事附正于前月春秋之例也杜預長歷謹違不足信秋林真任欠校曰

歷廿九年有閏八月遂信此年十二月無乙未日蓋失其序也

傳 蛇乘龍 魏書張淵觀象賦注歲星次天津于玄枵十五度在虛下歲星

主木位在東體合房心故名龍虛在坎之子位次玄枵龜蛇之類歲星失次

行虛々之外出其下故曰蛇乘龍々位壽星宋鄭之分

胡子 一統志胡城廢縣在穎州府阜陽縣西北胡子國望置胡城縣寰宇記

汝陰縣西北二十里有胡城

逞 將于東門之外 按逞即往之古文說文彳部往之也又𨓈古文往从辵則往作逞古

今字耳（偶往之為逞）說文又于辵部出廷字云往也則与彳部之𨓈字春秋傳曰子無我逞

又誤以誑為逞言部誑欺也集韻𨓈有或作誑逞此則逞當之逞与欺逞

誑

〻迋不可辨矣班〻爲迋實徐說文〻誤引之左氏傳是古文枝往捎作趕

以遷其厥文選西京賦薛綜注遷植之字林書之說文楚語疾將為遷

而遷其本惠〻本指初文後卦以初文爲本

周楚惡之歎參賦注左宗對于〻爲張翼張翼周楚之分也

會不爲壇司儀職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注云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

壇于國外以命事覲禮云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諸侯覲天子爲

壇其諸侯自相於以此傳證之本亡有壇

使執戟戈而先從之者大記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以爲書校合證

〻別天子諸侯出入皆有兵衛其居則爲武帳 漢書汲黯傳上嘗坐武帳孟康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于帳中也

漢令侍郎執戟 東方朔傳辟戟而前 揚雄傳位不過執戟 唐左右千牛衛佩大横刀在御座側

謝偉求授遣佩者千牛刀 即人主之身之刀也 明偉衣衛佩繡者刀皆其類也是唐令之所著制
上諸衛佐與楚國二執戈亦在前等也
公膳 日復雍齊名南由御大夫在職之公膳猶六從客食唐代堂餐也始曰
年侍臣在官治事官皆給食大夫以上食各有差又引此傳以證之蓋是指唐
諸司有驗役則於其治事之處乃食料 會要武德元年置公廨本錢以諸州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于吏部
所主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文元和五年戶部奏請日食料本錢總有等三十二司據元額食利本錢五萬三千九百五十二貫九百五十文以加拾者為別
三千三百公千四貫餘貝代豐給不等多者五萬 相合食于中書省謂之堂餐其
大子某十未有日從此附存此一百六又
常日朝參又有賜食謂之廊餐 五代會要唐常參官五日一朝退時謂謂之廊餐亦奏支稱五在府司衛文武職事五品已上
未有外為供膳万盤餘供十方 下供者官及盤羞御史每日常供其三年六月之
日加一羊冬月則加造湯餅及茶臘冬月加餞 撥別定食加錫湯餅五月五日三月
二日加毬餅正月十五日加頭餅 加粽 五月五日加粽糉 七月七日加斛餅 九月九日加糕
十月一日加黍臛並于常食之外而加焉

庶舍之士）表服御大夫家臣有家老有士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
庶其為上獻）特牲禮所謂賓長也主人酳尸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以
後從交錯賓為三獻注之謂賓三獻亦以事命之有司徹上賓從爵以升
注上賓賓長也上獻即上賓上賓在賓中選以為賓故亦賓注之賓在堂因
中禮運疏熊氏疊見云侯伯子男于禘皆用二齊醴盎而已三從則並用用二
齊之注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人酌盎齊於獻君還酌醴齊於獻
夫人還酌盎齊諸臣為賓酌盎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臣用清酒加爵
皆清酒時祭之注用一齊其行之注朝踐君制祭則夫人薦盎饋獻進
孰時不孰制夫人薦酒朝獻時君酌盎齊以酳尸夫人還酌酒以從祭薦
獻皆酒加爵以禘祫之禮然則天子諸侯雖有禘祀朝踐饋食之獻于前

而酳尸三獻即是特牲少牢之節諸侯爲賓於此當三獻也此時慶舍
政故不爲初獻慶舍代夫人爲亞獻自然遂其族屬爲三獻也
慶氏之馬善驚　河渠書序云崩詩載馳女子善懷箋善猶多也荀子解蔽
其爲人也急而善畏楊倞注善猶喜也
魚里　山東通志魚里在青州府臨淄縣城內陳文子故居
反陳于嶽　通志莊嶽里在臨淄縣治南街
慶封汜祭　汜祭即太祝之周祭無禮之徧祭也疏就席當先祭脯醢後肺
而後殽之席徧祭之慶封不知禮故汜祭薦醢殽胾之類謂遂殽亦祭
列其地鄰越奔慶封狂愚必不至是
予之朱方　一統志丹徒故城在鎮江府東南即朱方邑輿地紀勝慶封宅在丹

徙縣城南

在外不得罕名一邑）不獲罪而亡于外雖一邑助者然主也按史記鄭厲公見

不得名一錢

以其棺尸崔杼于市）棺即崔杼之棺豈剖其棺而暴尸杜預謂莊公之棺夫

莊公化逆殯而已豈當復出其棺乎

逞勞于黃崖）水經注黃水出太山南黃泉流逕華城西又東南與上水會即

春秋所謂黃崖也方輿紀要大山在開封府新鄭縣二十五里黃水出焉下流

與洧水合

榮成伯）韋昭注成伯魯大夫聲伯之子名欒

廿九年　吳子使札來聘）賈服以為夷末新即位使來通聘杜預謂其出聘之通

嗣君也條營之嗣在襄二十五年不應至此時之通嗣君則謂襄末亦是時以
季札在襄何得觀樂為難以遺傳又安得杜說詳後
傳遂釋不朝正于廟之遂劉敞為說謂書公在楚以存公也公之在楚非公子不得反
其國非其國也齊召南附和之云書襄公在楚即昭公在乾侯之謂也順照
傳事以移簡端逆探其素以注聖經指康為焉此趙匡之實也張照曰左
氏但以闕朔正之禮言之係實之時謂闕朔正之禮則記之非左氏之與也劉
劉敞之論則由後而知前由今而論古也左氏傳正記當日事不得闌入已
誤以劉敞之云也按此為言讀左傳者
桃茢先祓殯遂鄭禮記注桃鬼所惡茢萑苕可掃不祥淮南詮言羿死
于桃棓注棓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按續禮儀志

仲夏以桃印 宋志作桃卯之本 漢石以精卯金 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施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

所尚為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茭言氣交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

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更言氣相更也並此桃茢印桃梗與葦茭也桃

為梗所謂桃文是也韓詩外傳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常衆桃文僕與

服志似復印刻文有之化若灵殳臣正剛直剛敝剛方印謂桃殳也禮

註又云君聞大夫之喪未襲以巫祝桃茢已襲則止巫去桃茢疏云初襲

後無桃茢未葬喪大記大斂惟有巫止之文無桃茢之事襄公二十八年傳

使公親襚謂如衣于殯公以楚人無禮於己故用天子未襲之前君臨臣

喪之法以巫祝桃茢也

璽書追加子之章 昭曰此下璽書之詞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之書璽封

書也按司市注璽節印章如今斗檢封矣五封書於檢上斗而印其上令吏故

文書也韓非子外儲左下西門豹為鄴令期年上計君收其璽是大夫之印

亦稱璽也

猶兄妹也 惠王妹當作謊高誘曰兄謊讀若誣妄之誣是也按兄陸初橋庸

言由橋而言兄謊謊字字書佚不載當為謊說文謊夢言也龍龕手鑑

謊誺狂言也

收其邑于季氏 此季氏家臣所食之邑傳主桃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則季

氏之臣得邑當大夫 桃氏宰見栗杏先生祿田考之侯伯之卿之宰當大夫

大夫之宰當上士禮注於諸子之臣為大夫據予孫淵如孝之宰為家大夫

於侯國之卿見家臣有大夫而大夫即其宰也 儲者謂之說從為季氏宰而據大夫之說有家大夫皆誤

其實之名亦加田而食之也 言諸之所實食加乃復書凡有邑之家臣之所食則采地亦有加田也此亦有地郝邑而亦加田也則實何食田亦其實了

之而也 王之三公卿食句則上公之孤之卿之食句矣王之孤卿之大夫食邸則上

以侯伯之卿之大夫亦食丘矣王之大夫之上士食邑則上公侯伯之大夫之上士

子男卿之上士亦食邑矣 亦稱 都家掌於食之邑者其住則以為祿謂其事

則遂其邑止于身不傳世此之所以致邑于季氏也杜預不悟家臣食邑之制

故此經不了

季孫因不恤周宰之滷 周宰言周宗也詩正月周宗既滅靡所止戾不得謂周宗

為誤非也此謂季之不卹周表而為執無以為言周宗之不恤也何有于誤非

故後言其宗誤非亦可知也杜誤從

展莊叔執幣 聘禮注酬幣從禮與賓勸侑之幣以食大夫禮賓三飯之

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則執幣是宰夫之事以宰夫為主人於宰夫授幣其
受酬在祖廟食饗在禰廟也
射者三耦此因饗而行射燕禮云為射則大射正為司射注云君與賓為
耦大射禮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遂比三耦三耦俟
于次北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三耦卒射司射
請射于公公許命賓御于公御由侍也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即位而后
告司射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卒遂比眾耦詳禮文則三耦射者在
公其次公與賓其次卿大夫繼射並此信三耦不必盡及是卿大夫則須
繼賓而射或有不能射之倫又有執事之大夫與士及司馬司射宰夫贊獲釋
等之等三耦眾先射又須淵于與大夫善已三分公室為三軍故官屬皆在三

家而已且不足只是三耦非以從舍爲衆耦從射之人也其王與諸侯射
則六耦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是也其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
皆一𢿵侯上下共射之若三侯王與諸侯賓射則張五采之侯也
不尚取女 服云不尚之也尚者取女取侯投之利於曰夫人怪而出辭則其言
害情直云不尚此事所譏大戊非常怪之意昭八年穿封戌曰若知君之及此
進賑不敕盡主則其言乃悖于此蓋古者不諱之言服說未必非也按盤庚
云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古人敢事鬼神皆以鬼神怪之服說是
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服云毋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按夫人
子史未有用穴之義
請觀于周樂 服云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按樂宮肄業而季札觀之非

以樂省遠居遊奏季札故循雅辨風以通廣博易良之教何難于其不虞

樂之耳且餘登亦使列在聘國問青書 即今錄明受有楮書吳桂根序

是非遠季札豈得不知而後有問情就樂之目是新來所使將命已畢既

受餐使別請遊觀之樂之事正是此時執禮正文杜注謂自不述

歌鄶 鄶衛 方輿紀要鄶城在衛輝府東北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

里有古鄶國城

至其先世子遷 紀年晉至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于鄭

險而易行 惠之險史記作儉古文也古文易之動乎險中大之儉德行難 孔穎

按虞翻之儉或作險皆誤為險之而易行即易之易以示儉也杜預誤為儉

直是不識字

其周德之衰乎　服云此歎爽小雅也其意言上世之明哲而不貳于當時之王然當時之政而不有指數之者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按爽小雅讀杜氏皇矣云實有此言而杜預誤數王餘以別虞時天保之詩言從推例

服說是也

處而不底　底滯也謂其序道非謂其底滯而不發也漢書馬融傳注底伏猶滯伏也

象箾南籥者　服云象文王之樂舞象也三辨篇武王勝殷殺紂祿天下自立為王作樂命曰象是也呂氏春秋古樂篇周公為之象則文成王之樂按禮記下管象注云周武王伐紂之樂也詩序謂維清奏象舞象文之武王制焉殊之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俟是為象舞程大王之樂亦是

武王時也箾說文從竹削聲虞舜樂曰箾韶下韶箾既為簫別出上箾也

舞箾以詠容樂舞籥以詠萬舞韓邪奇志樂之箾也上者下皆從象生

之杜也故劉云之文大常之所謂舞箾即古之籥也惠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故曰

南籥康成謂雅與南皆舞名以此

韶濩志 墨子三辨湯自作樂命曰濩又脩九韶

韶箾志 志樂之樂只指韶箾乃至一律之無形舜所製者長短互列有如鳳

翼故曰鳳簫每一管其文聲十二管則八十四聲與十二調已偕十二清聲清十

十二中聲之內十二人各執一管以長短為序並立而奏一均以黃鍾至蕤賓

為歸宮八聲一均自備于黃鍾之管餘律皆然書稱下管鼗鼓詩稱嘒嘒之

管聲古今言樂皆稱登歌下管天竹者莫重于箾乃獨言管而不及簫者

則掌五行音之總稱後儒乃別列爲十二或未得考也周禮曰以谷畢虎逆
嘗之字從承上四者言也
辯而不德 服之辯若關辯也大凡辯爭不得德居之丞加于刑殺也抵辯乃變
通以臣逆君非正也既爲壞亂而又不德則其殺無辜若神怒由辯之不早辯
書義猶辨禮運注變當爲辯是辯變互易也
存伯有鬼 大戴禮少閒篇夏商未天等之瑞不生徙焉
卅年會于澶淵宋災故 經書此者以譏諸侯無有恤宋之災故直書其事
其季于今三之一也 程語補注劉炫判云季者末也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
十四甲子其末一甲子亦六十日而今乃於茲僅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餘朋余曰
晉襄公三十年歲次戊午二月辛酉朔初四甲子至三百癸未日其季于

取我衣冠而褚之（陸粲曰褚衣之囊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按荀況集

成作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周禮注人注貯藏律文之本作貯或作褚一切經

音義引傳上作貯

卅一年傳（誰之為耄八九十者）詩抑釋文引韓詩耄者毙之㦺莊子勝篇注耄

耄以己誨人也集韻諄或作耄掘々老人口諄重頻煩聲正韻

以待陽州（山東通志陽州城在東平州東北境

衰社如故衰）方言襦謂之社注衣襟也或曰衰衣襟又按喪服記衰長六寸博

四寸衣帶下尺注之尺有五寸注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

衣帶下尺袤者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袪之掛上下闊一尺兩袪而言之不

若尺寸人有粗細不長 頭勝國 粗細 豈長短相對衣與裳之交際見衰衣有

而削不齊見故云掩裳上際也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兩廂下際也楊
復儀禮圖云衣身二尺二寸徑至腋而止矣以掩裳上際故于衣半之下用
徑布一尺上屬于衣橫續于要以掩裳上際而後縫兩衽于其旁也注云
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
三尺五寸指鄭玉藻註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
疏曰凡衣衽非一之辭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或殺
而上謂深衣之衽寬頭在下狹頭在上是喪與深衣裳際通有衽而形製
各殊也燕尾者以一幅布自角斜裁對一邊廣一頭狹至深衣齊用狹者向
上以廣者於下至喪衽齊以廣者向上狹者垂下其形如燕尾然
為其閎閻邊廣雅閎里也說文閻里門曰閎巷門以今之楚宮衛門謂之閎

又云所以止扉謂之閎 郭引此傳之閎長杙即門橜也說文所以止扉謂之閎 按
釋文作閎云本或作閣 邵晉涵云此申釋上文大杙謂之杙長杙謂之閎 或經
本誤作謂之閣 誌本誤從其誤 按杜解閎為門灼 傳本為閣 與郭氏所見
本自殊

隱究算墻 字詳刊誤之省作隱字算墻

未知兄時 有客從跡引豐卦初九遇其妃主雖旬无咎 鄭注云初修禮上朝
四四以匹敵 恩厚待之 雖留十日不為咎 正以旬日者 朝聘之禮止于主國以
為限 聘禮畢歸大禮曰旬而稍 旬之外為稍 久留非常 敢鄭此言以諸侯
之朝鄰國其留以十日為限 史記范雎傳秦昭王佯為好書遺平原君曰 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 此殆是古語 按有客
詩致其欵 勒我留之者 此言諸侯有朝聘禮畢不敢從本主人 主人不敢強留 古

諸如此令大國之于小國處之若此亦可傷已

向謂庭燎）大射禮司人執大燭于庭

巾車脂轄）吳子治兵篇車青銅為蓋列車掛玉扃銅車軸鐵也詩釋文

牽車軸頭鐵也轄與銅二名而一物今俗猶呼為青車

銅鞮之宮數里）元和銅鞮宮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

因國人以攻莒子殺之）趙匡陸淳並云之字誤為以字然不敢輒改唐人往有

瞯鞮之善勝于宋人也

莒罪之在也）杜預云罪在徂也楊臣子殺其君又不書罪兇者何以表戒後言

罪之在者以家人共為惡故不書展輿

延州來季子）服云延延陵也州來邑名季子讓王位升延陵為大夫食邑州來

待字通書之藏待此陵季武道也古吳之延陵邑州來今鳳陽府鳳臺縣

不如舍閑而棄之也 王肅曰天不如存之以為棄不也揚新序善此言之字于大

理之役

夫吾愈知治矣 說苑政理篇人將入官受之陵室大而愈於

不使人與之製焉 齊宣王升王之處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 趙策魏牟云

王能重王之國若尺帛必待工人以為冠則王之國大治矣

紂囚文王七年 紀年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釋西伯諸侯逆

西伯歸于程